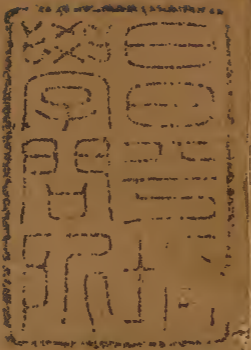


春秋傳彙

卷之十之上



漢書門			
一	六	四	八
二	九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四	書	
函	一		
五	二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9	
冊數	12	(9)
函號	275		38



春秋傳彙卷十上

淺草文庫

吳董漢策帷孺父評 潘爾夔友龍矣較

館 肅 駱公

名 禱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傳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
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

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
 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令太宰伯州犁對
 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
 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
 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
 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
 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

造○句○殊○與○

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
 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
 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
 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
 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
 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

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

四字下文
之母

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言加於牲，土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忽入伯州犁及鄭二子問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誓之欲背誕也。忽又一事作對。子羽曰：當璧猶在。用典故得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連子圍州犁二人合斷文絕變

化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愈轉愈深真有弄丸之巧宋合左師

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

卒章善矣吾從之用二子語作收譬如亂雲入岫四望寂然此際但堪神會退會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紱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

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

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人雖憂弗害夫

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又總評數
又文所出
從憂字生
時無戲曲
折妙甚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

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後半歷亂續紛令讀者日眩絕

奇之文

國語 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

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

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

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

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

禦灾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郟敖而代之。

三月取郟

左傳 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訴于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

從藩身生
出藩字絕

奇

左氏文嘗
于平叙中
忽露奇意
如濼林虎
彌山谷震
動裂裳帶
褊之類是
也

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
 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
 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
 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
 焉。雖然。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
 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

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
 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
 辟汗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汗而不治難
 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
 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
 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
 遠如邇邇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
 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

傳言最
 下易學

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姦邪
 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
 顧盟莒之疆事楚弗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
 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
 宥善莫不兢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
 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

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
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以求諸侯
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
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
弗可久矣
國語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

取鄆莒人訴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
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蹊
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
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
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
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
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
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

此句筆甚道

○反○跌○妙○

古人賦詩
酬答自有

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左傳附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

種靜理
相告讀此
傳可知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遵，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春秋傳卷
昭公

左傳附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於雒汭劉子

贊得深

歎得萬

四十字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

莊雅

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吾子盍亦遠績禹功

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

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

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

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左傳附叔孫婦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

曾天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

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

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讎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

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國語附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礮之張老夕焉而見

之不謂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

指楹與養
棟別一精
折棟却棟
折棟崩等
語妙

即後世不
修折檻之
意雙收矯
助而貽若

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
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
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
子婦令之弗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
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
也

國語附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
吾誰與婦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

語媚甚為
婦人擇婿
寫生

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
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
不阿而退知不足稱仁不足稱作兩對明是蹊逕末
段深樸不下評品字句便超脫妙在陡住
左傳附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
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
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春秋傳彙

卷一昭公

十

○華○端○緝○○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
 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蔡甲以見子南欲
 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
 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
 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

君曰二字
 尊嚴得好
 下語似小
 詔令

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
 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
 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
 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夫
字○法○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
敘○事○雅○編○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
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
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
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
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
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

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
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
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
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
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朝夕不相及衆所聞也視蔭二字妙得未
言時神况細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
如絲活如画歲而惕日其與幾何
視蔭便屬玩惕似深文實
有靜理命意鍊句俱深渾國語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

光彩昭耀
俱從幽古
得之不幽
占則浮華
矣

五乘叔向為太傅寔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
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
何其鈞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
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
木楗以過其朝惟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
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
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
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
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此陣法也陣無定形因地合變若泥古法

其不為房瑄之敗者有幾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莒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莒展與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郟田

左傳叔弓帥師疆郟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瞿

胡及公子滅明以大扈與常儀奔齊君子曰莒展之

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葬邾悼公

左傳附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

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后帝不滅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原本迂遠
古情磅礴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敘法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寔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以是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

說得淡妙
甚無地論
可不作

深沈正大
古今鉅觀

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以是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

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
 乃是也乎？反、對、上、抑、此、二、者、切、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
 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厚賄之。溺鬼神者，妄也。絕鬼
 左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神者拘也。得此崇論，茲議可被千古昏迷。

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

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

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

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

突出樂字
 音從女室
 說到樂即
 深存遠適
 不可做律

復測到天
 道更深奇

前留良臣
句在此補
疏有法

春秋傳身
○奇○理○與○句○可○補○內○經○
為○舊○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奇○句○
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
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
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舊○禍○興○而○無○收○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
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
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大 臣、者、可畏哉

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

釋○易○序

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語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
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
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
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闡搖木不

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
 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
 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文○子
 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
 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
 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
 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蠱○皿○也○夫○文
 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

○沈○痛○連○上○二○句○讀○來○自○是

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

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古○人○造○短○語○皆○諧○聲○切○响○麗○而○能
 沈○彩○從○靜○生○非○如○後○世○一○味○藩○飾

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麋○卒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欒○櫟○邲○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
 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
 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圍

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

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卽位，遠罷爲令尹，遠啟疆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婦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

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左傳 附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私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

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快○甚○說○得○心○死○
 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一傳俱爽，而無爽病，只是沈痛，質有餘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

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二年

左傳附：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墓。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

與晏嬰叔
向相遇時
同一情事
俱間語却
叙得冷

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
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
命矣今嬖寵之位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
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
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
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
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
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左傳附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

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
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
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
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

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讀○此○句○凜○然○一○驚○

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

凡聞情冷眼譜出

讀屨賤踊
貴句極傷
不傷雅亦
是沈痛而
實實故不
覺

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煨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

逃寇讐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君日不遷以樂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讒鼎之銘日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
 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盱聞之
 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
 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盱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
 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
 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曰君之先臣容焉

如易林解

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咲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
 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
 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
 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
 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

段自疏前
 語脈結如
 其且此言
 段又字府
 此一奇點
 崇妙

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暗應桓子得君景公失民妙○此傳寫兩人憂國處如畫蓋齊晉自桓文創伯至魯昭初年則就弱矣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子曰其義則竊取之矣尊攘之業大于桓文齊晉之衰周之所以亡也傳中借此段冷冷叙出此古人作一部書如一篇之法也前段屢賤踊貴句特于末段別作分疏齊所以為陳及晏子全身之學與事君之體如繪却與前段昭耀不可分析此古人作一篇如一句之法也凡人無絕頂識力能曠觀千百年如一日者未可輕換一書并不可輕下一句一字也

柳州賀王
元象火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敗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其富半

總前語用
數日奇勁

春秋傳身 卷十一
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傳 附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

好交情懷
如見

春秋傳

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太叔曰吉賤不獲來
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左傳附齊侯田于菖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

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

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夫人曰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晉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

出奔齊罪之也

左傳附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哉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秋傳

卷之三昭公

三

激一何○飾○可○弟
好○何○
弱一个用得
妙如劉向亦

用一把字奇
爽大率倣此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為灾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

其灾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此是古今
大奇文全
見許理發
為光華讀
者不可不
竊之句

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

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

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

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

也末句宕逸化通篇之奇
麗作淡遠筆墨妙甚

左傳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馬。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禍。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日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微。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

先釋險馬
後釋虞難
不作三疊
板語筆力
高絕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
 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
 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
 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
 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
 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
 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
 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

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
 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
 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魯畏宋邾畏魯
 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
 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
 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通篇散逸末句嚴整如百
 萬軍中號令一聲驚鈴頓

歌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將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申用子產
師作履
不用子產
左師作結
章法妙

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 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

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
○按○點○好○笑○端○在○此○
 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兩行內笑端可想，不必如穀梁氏曰：軍人粲然皆笑也。
 穀梁傳：此人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有若者乎
 字如聞其
 聲

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遂滅賴

左傳 遂以諸侯滅賴。賴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椒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鄢

左傳 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左傳 附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

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左傳附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執朱方。之後楚沈尹

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啟疆城，巢然丹

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

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

而豸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

且曰志之。人夢境奇作不盡語妙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止，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

姓謂生子也，字法奇

春秋傳卷二十一 昭公 三

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籒，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人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下而退，牛弗進，則置。

四〇字〇鍊〇

申宗之人安在哉

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此傳自紀夢起至篇終寫豎牛情狀如畫讀之但覺動靜皆可憎甚此左氏所以為傳神手也○叔孫在魯固賢大夫其末節為豎牛所惑顛倒錯亂而身死從來賢人君子為一小人煽蔽不得令終多有

類是者彼助余之夢誤叔孫也或曰然則夢固為妖乎曰夢非妖也叔孫之宿庚宗乃妖也筮以取之而妖夢生焉大抵正則夢祥邪則夢妖理有自然吾故曰助余之夢非妖夢而康宗之遇乃妖夢也後之學者簡身防微以禮閑身慎毋妖夢是疎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 甲公室也駮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于

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接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

接得妙史遷得此法

前段哀痛此段奇爽讀之快心

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

句○憤○烈○辣○筆○苦○心○在○此○一○語

從時推出
位來絕奇

此言釋經
法也足見
宋人訓詁
斷簡微存
數則可為
法式矣

儀禮二字
分得妙

春秋傳彙

卷一

三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
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
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
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
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

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只如此住絕高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
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

春秋傳彙

卷一昭公

三

語似箴銘
絕古

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左傳

附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

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愚終。終無

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

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闡。而以羊

舌盼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遠故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

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

享。頌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益而

不飲宴有好貨煇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
 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後晉無
 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
 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
 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
 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
 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
 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

奈何二字

注得虛是

危語妙有

含蓄

數也字矣

字用得有

節奏

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
 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
 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
 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羊肸
 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揚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
 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倒、掩、如、疾、風、奔、馬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語意似滑稽，然意局嚴整，此諸滑稽傳，便有今古異趣之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入

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

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

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耒

陳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春秋傳

昭公

五

左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麻之後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
 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遽不
 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驛至於羅汭吳子使其
 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
 龜描出祝詞靈心慧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
 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

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二○折○今若奮焉震

聲○光○俱○出

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

○三○折○

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

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

○四○折○

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

一否其誰能常之賊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

庸有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

蹇由歸壯氣雄聲一往難遏其多曲折處更妙作家學雄烈易學曲折難推烈中之曲折尤難非

筆力遒緊那得如許曲折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

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

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

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

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

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

於上並有爭心而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儀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警句約束故肆而不漫

乎。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
 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
 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
 承命。敢忘大惠。只如此答妙。令人便作。士文伯曰。火
 偽謙恭語。累牘不盡矣。
 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
 如象之不火。何為。從鑄刑書。推到火上。微甚確其。凡
 兵刑之類。皆火也。故金亦火也。小
 儒不解。必曰。火勝金矣。後
 六月丙戌。鄭果災。亦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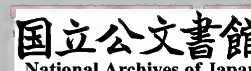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
 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
 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
 為知禮。重其好貨。晉論大夫。亦謂之華。合此曰。華
 墓祀文公。出。亦謂之華。合此曰。華。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左傳 楚公子棄疾如平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桓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蕪不抽屋不强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此句從上數行頓下有節奏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雩四時長而大雩以風之四禁其時楚遠罷帥師伐吳人四時而長于吳收其時以風之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

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殿尹棄疾子蕩歸罪于遠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叔弓以魯公使也齊侯伐北燕齊侯以魯公使也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貳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 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也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燮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玉櫝竿耳不克而還

左傳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辭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闢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

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皐皐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

借紂作二
文反對法
作

君文王作區僕之法曰盜所隱罷與盜同罪所以封
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
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
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
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
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啟

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
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
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
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
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
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
楚國以信蜀之後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

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
 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
 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
 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
 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
 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叔孫婁如齊涖盟

閒情可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
 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
 所謂彼日而食子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
 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
 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格論結
得嚴正

春秋傳彙

卷一 昭公

三

左傳附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
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
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
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取諸杞吾與子桃成
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
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左傳附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鬚者相好以大屈既

語似莊寔
含冷刺始
知滑稽不
在善謔

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
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
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國語附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
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
金石匏竹之昌大鬻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
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

兩不聞用
得徒

文氣蕩漾

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
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
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
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
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
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
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于魯侯
懼之以蜀之後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監贊焉而使

富都那監
與長鬣對
新警

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天美也者上下外內
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
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
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
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
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
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

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牆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與
言
亦
記

左傳附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未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

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
 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
 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
 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
 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
 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
 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左傳附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突起妙句中有鬼氣十九字覺一往不可遏增
 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
 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奇在壬寅
四字說得確齊燕平之月遙對鑄刑書之歲妙如此
紀年月方不板且有色澤俱是古人用意點染處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
 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

治鬼如治
 人妙此大

春秋傳

昭公

五

易所云情
疾也

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鄭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問此句有德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所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

亦宜乎。

聖賢論鬼神只覺平常最是識見高明處。今之張大鬼神及言無鬼神者皆非是。

左傳附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

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

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

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

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

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

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園亞

園辭古甚後世哀誅半屬淫哇矣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

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

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

孔子出矣

古趣

春秋傳

昭公

三

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餽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將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春秋時。若無孔子。則道將熄矣。左氏于此處叙得鄭重有體。孔子在當日。棲遲列國。莫能用。亦無有以聖人之名歸之者。左氏述孟僖子語。始尊之為聖人。曰。達者曰達人。皆微言。實避稱也。具如許目力。故能繼經作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事序不類。民心不壹。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二語卓然無支詞。可破象

緯家之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一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嫫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嫫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向克嘉之。遇屯☵之比☶以

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左傳附石言於晉魏榆起得幻却係地名便覺幻而確妙。晉侯問於

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

濫也更說得靈幻民聽濫一句更掉得活此問最抑難答只如此虛虛提過下文疏陳正意絕佳抑

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

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

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

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

實歎子野
情一波有

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

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

矣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其世孫陳徵

左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

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

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左傳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

而文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

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左傳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

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

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奔鄭

秋蒐于紅

左傳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似壯魯也實則三家擅之非壯魯乃壯三家也壯三

家正以憂魯也作家自有似譽實嘲似褒實貶處可

悟去

昭公

定

叙得古飛
漢魏諸賦
所不能及

穀梁傳 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
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以葛流
房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拚禽旅御者不
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
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
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
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
力也。

左傳 附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
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
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
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
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
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
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

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
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奐
左傳八月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
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
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後不詣侍飲酒於王
王曰城麋之後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
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顯頊
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
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
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

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 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左傳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

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

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入於許

左傳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闢田晉梁丙張趯率陰

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

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

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杙於四裔以禦魑

魅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膳宰當未
入時具有
情慮故佐
尊之後應
煖諷諫如
此之捷左
氏用趨人
字而遂字
寫得有神
如急就文
絕古勁

左傳附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
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得神請佐公使尊許
之而遂酌以飲王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
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
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
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
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

有原本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

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

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車以說焉此篇與檀弓杜

舉一則同但檀弓淡雅左氏險渾如為君耳為君目俱造得奇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
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

左傳附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

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

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

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

之有經則有緯所謂數從理出也自經學不明而緯

學獨不知廢緯猶廢經矣左氏此等處最精微可正緯學之偽可補經學之闕故特表而出之

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

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

信聞吾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盍伐諸陳鮑方

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

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寫離亂處得此句覺疑然不動有聲容有神彩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三
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
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
入四族召之下復緩一步作問答洗發本意後接公召之句神間法老公卜使王黑以
靈姑評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於稷
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
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
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
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此所謂賈國也陳氏善賈齊其危矣

曰字推原得妙

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山私其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
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
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
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昭公

三

左傳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
 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
 用之將誰福哉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
 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
 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如晉
 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
 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

通篇無大
佳處只簡
潔便勝後
人拙倍

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
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
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高彊見而退、昭子語
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
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
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
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

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

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婦人媚子

常以此蠱惑人、如熾炭之類是也、不可不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斃之于申、

左傳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殺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陳曰將定而國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

俞得迂遠
却奇確

五材而用之力盡而散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結句

動而震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

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

筮反自祲祥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

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括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愬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

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

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愬謀救蔡也鄭子

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

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

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左傳附單子會韓宣子於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
 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會朝之
 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
 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
 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
 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

復更○深

句○按○

○精○微○

矣。無守氣句極峻削若無朝有著定
 數十語便類子書矣不可不辨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
 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
 不歸也。叔向曰：魯宮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
 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
 其失國。

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

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左傳 附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

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犬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五人五細似說器皿在此親不在外羈不在

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添一鄭丹王曰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

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語 楚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

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吾遠也今吾

成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乎對曰其在志也國有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

每句下一
實字便覺
語意精確

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
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
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齊
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
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牲焉
有首領肢肱至於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
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
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

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

無若

此段從變而不勤下直接夫邊境句平平夫邊境者

耳非斷則續者不奇非直則曲處不見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

尾字是譬喻又從尾字

處暑

之既至畜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竊懼之

制城邑若

體牲焉一段既以身喻夾地有高下五十餘字復接

邊境國之尾一段似與上喻相連文情奇變尤妙在

國之尾尾字從上掉字暗生末句又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替復命王曰是知天咫

用掉其尾三字暗接上喻真奇文也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

春秋傳

卷二

三

天必知民矣。是其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國語附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

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

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

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

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老耄而舍

述州我字
與流子應
語應

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

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

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

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

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

昃。不皇暇食。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

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

春秋傳

卷二昭公

三

驟見左史

通篇語意曲折總為老耄句生出末句老之過也只作老少之老解便收得健且簡

其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

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塋除及游氏之廟將毀

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

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

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

弗毀則日中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

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

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塋君子謂子

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讀此一則知古

產也臨民者當取法焉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藜藿
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
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
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

左傳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詞可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
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寡
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
因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
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
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出矣以齊侯出
飲酒投壺快事也却叙得淒涼讀
末數語可見君子曰晉無人焉

五月葬鄭簡公

春秋傳

昭公

三

楚殺其大夫陳熊

左傳附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左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

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

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

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

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

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

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

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

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

冷眼閒情
一筆繪出

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
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
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
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
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
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
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

三語妙無訓詁

與前歌相
照耀

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
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
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
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
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
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
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一種爭勝傾危之意自謂神出

鬼沒不意有鄉人冷眼覷破天下事率有然者左氏善用白描覺得衰涼滿目

楚子伐徐

左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

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語有分寸
順說處皆

逆奪收後
幅纒說詩

而王心死
切勿艸艸

讀過

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

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

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

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春秋傳

昭公

七

堪為
歎絕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

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也若諫

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

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

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

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

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

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

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

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蹠不視地厥足

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廠廣也其知之不疚

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

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

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

鬼語奇妙
終光隱然
楚騷似本
此

作一長句
滾叙已闌
劉中興韓
昌黎輩說
詩法

春秋傳

卷三昭公

三

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
古韵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
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
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為令君桓文
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
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
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身也王病之曰
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

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

規為瑱也

忽作巧想決起一波聲采璘然此所謂真
艷也如素女凌風妙舞自然態生今之塗

濃抹淡者乃鉛華
陋習豈真艷耶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

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晉伐鮮虞

左傳 因肥之筏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

春秋傳
卷十一
公
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遷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遷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鬬中驪，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

提叙井然
左氏都用
此法

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鬬中驪，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

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

又總束一
句筆力周
匝

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只如此數語便勝十萬師故曰兵以氣勝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

自後一社
哀音不堪
多讀

數王曰
尹子華曰
如泣如訴
筆筆凌京

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
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
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
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
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
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如此結束更慘
左氏寫靈王
初卽位時何等絢爛叙乾谿事何等淒涼太史公始
皇不紀絢畧做此正作者示人殷鑒處試從酒酣耳

熱時讀一過必有爽然失者奸雄之心從此頓冷則作史者未嘗無功于名教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

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

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

通用夜字
覺森森有
鬼神

嚇○殺

○又○一○遍○妙○

只○三○字

矣。急著此語妙前曰王口司馬此日象似王與司馬挾千萬人與俱來便增無數氣勢用筆之妙如此

二子皆自殺。便接此語來如風雨止如斬足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

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而徐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

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

犍。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

以犍。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犍。櫟。降服。

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始。

婦。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

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

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婦。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

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

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

以下追叙
皆奇幻

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叙得確却句句變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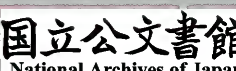
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

複說出五
利倍有意
致

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

文總斷
句斷然

欒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傳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



故晉將以諸侯求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
 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
 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
 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
 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
 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

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賣貨
 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後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
 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
 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
 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

不避復正
其樸處拙
處非大文
不樸非大
巧不拙

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
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
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
敗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
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
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
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
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
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
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
申復施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
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
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

○三○字○行○氣○勢

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
 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郟莒杞
 衛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
 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
 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

智有、心、速、大、率、如、此

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
 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
 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
 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
 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
 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
 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賣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

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叔向曰諸侯不

日諸侯不可以不示衆明知晉衰而故張之也篇中日齊人懼魯懼聽命俱有炤應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晉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

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國語平丘之會晉侯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

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

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

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

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

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

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

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

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豹悉帥敝賦踣跂畢行無

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維一轉蕩漢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國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宣子說乃歸平子。

左傳

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

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

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知已之感，只數語寫出子產心事，如見大抵材

大者難知，德盛者難知，道高者難知。知子產者，唯子皮知夷吾者，唯鮑叔其人安可多得哉。讀唯夫子知我句，有人往琴存之痛，千載而下，猶為嗚咽。

公至自會

左傳

附

鮮虞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

○三○字○陣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平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

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

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傳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

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國語 附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

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
 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
 曰違而道穀陽監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于
 鄢辛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
 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
 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
 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左傳附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

不正說神
 咏自承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人
 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
 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
 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
 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

作感恩知
已語持妙

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
晉君。而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
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
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
歸。使惠伯待禮。叔魚小人也。偏有用處。讀至
且泣句。益信叔向必不能也。

春秋傳彙卷十上 終

